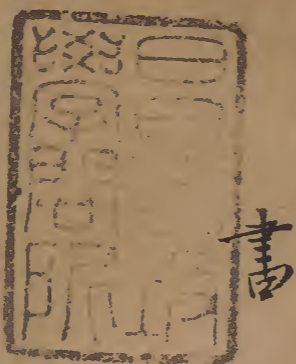


唐文粹八十上之八十二



庫文閣内		
函	三七九六	漢
架	三六	書
	冊	類

庫文閣内		
函	三七九六	漢
架	三六	書
	冊	類

世

總集

共三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96
冊數	36 (30)
函號	362 41





唐文粹卷第八十上

書一

摠五首

二六興姚淺草文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上可獲李相公論用兵書

元衡弘靖書曰林蘊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拍的

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

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

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

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涉河

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來宰相皆

唐文粹卷第八十上

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
善守為意柰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
速平寇賊為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
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墜境矣田司空
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
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拍麾來臨坐而享其功
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
萬一旬月不即誅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
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耶伏望試以狂言訪于
所知之尊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
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

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功
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
存體將安舒愚以此無所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
當昔漢室彼為內府重襄縣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
塵不動是以司馬遷此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
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以太宗文皇帝刻革凶孽天下廓
清姚宋佐玄宗明皇亦下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
不能飼我疆我理臨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此
豈且馭馬者必右執坐不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
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一則踈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
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此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
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書

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
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
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
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繁時
力供主將死則已矣嘗終不及如奔鳥獸附於藪壤故
死者歛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
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
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日
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弃壁而逸豈暇為國家
以却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
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
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
戰朝廷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藹輓粟常恐後期然

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不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
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一日皆以貨利相誘彼貨公
之賓僚悉皆和柔斗粟必助於文素一言可致其籩金
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
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
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
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
如班超之傳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
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
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
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腑
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
之外接彼大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擊戮已

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
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其斷然一
介之上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
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
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况漢之為漢多有異
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曷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
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
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
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肇維有成維周之損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
乃文王受命受殷命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

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
楨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
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
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援以
爾師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
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
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
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
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
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
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
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
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

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羗微關東兵用於西方是
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具糧不先屯田隨日隨
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東之
此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
虜咋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
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
滅撲嫩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
謀之人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其所注孫武十三
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
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以為三編輒敢獻上以
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
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觀明詔誅山東不為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
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
愚一賜聽覽其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
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
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
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
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
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
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
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
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
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
州祇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

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令者上黨
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
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
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
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
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
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鄉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
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
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
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
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索
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

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
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
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
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
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
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
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
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
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
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
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
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

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
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
乘北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沸及詔下誅叛賊起
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
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
諛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
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
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
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采堡下大戰殺
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擣天飛者賊之精勇無
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
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
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

王承元出於鎮州父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
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
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
三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
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林頭竟
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
聞之皆陰然有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
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澤州屬關隘多山井泉可
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窺其口高壁
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
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
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

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
 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
 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壘
 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駟上山徑擣上黨其用
 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
 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共首
 州最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
 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
 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
 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
 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字文弼曰
 天河陽要衝精丘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
 彼汾之曲成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

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激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
 王猛伐後燕慕容常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
 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
 將常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玉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
 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
 楨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慮緣畢復生
 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
 尚存沁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計除天下雖言無
 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
 伐未解旁有他变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伏聞聖主全以兵事於相公某受因最深竊敢干冒
 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衝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
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教化忝在
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
妖孽某安敢不隳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
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
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
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
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
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
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
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
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
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何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

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
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
已弃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
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掎角相應此皆腐儒堅子之
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
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
不剋愛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
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
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乎况
以人敵今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
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某請徵
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
替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况內立與臨城祇二十里北

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
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
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疆而天兵弱耶德宗
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恧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
謂闇齎盜糧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因以厚錫爲
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帥徒苦役錫資納於將帥饑寒加
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
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
人往往皆失其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
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
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
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啻如此則相公
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

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
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
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
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
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
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可期某又歷
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僕射
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回求一伸窮困
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
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期佐戎必
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
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况留家口並
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

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
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
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

賦

唐文粹卷第八十下

書啓三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兵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
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
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真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
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
絕薄伐之師殆繇鴻龐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醜周秦之間
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秦人
罔知天命連兵而釐言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元螭娘魁傑

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
孝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郭窮荒而
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傳誓詠慮
彈兵老饗仍于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已天
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舡推酤六畜之租與
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烈乃乘秋之虜
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
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
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
右陲儒之策曰齎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擄宿兵
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
則右臂可斷六立麻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
切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土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

豈負鼎勸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
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
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
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羗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乍而
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
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虛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
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
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
聖人朝在明堂祝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
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
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
周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却年矣
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

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
先殺之來則棄民而相保殺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
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
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
虜踐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殺裔民未居而囚拘彎弓
者却行蒙甲者退越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
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下戰而歸故明主得不征蒼蒼之
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
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
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一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
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
漢晁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
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

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用周
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
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聞蒸報且數貪憚
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
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耶愚竊以
爲無知之俗不可以威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
穹廬是手足倒懸矣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
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
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茲
汗命于茲斯者皆囂師之亟康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
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階公車敢諫之傳俾委輅輸求試
屬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文選卷八下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誣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鉅則滿鐵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心仗忠半夜盟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閱輦上是以前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及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

家復之於將軍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以彼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法以叛衝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瞻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滑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底水東滎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部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筆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培培上爭者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

文粹卷八下
四

以爲大人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
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
宜日夜具申宣明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
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
將軍始者亡齊日九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
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
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
近者山東士人止小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更士詳男
子齒婦人桑老且百養孤者庶上下一切罔有紀事暨乎
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父矣是以
高才之人不忍入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
此者將軍是行仁一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
暴亂尊先廟峻一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
牢之二人功力不啻一一旦誅死人豈寬之符秦相猛將
終戒視後禍大唐上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
時得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一輔君活人爲事非
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
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
壽目覩將軍威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
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
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
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
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
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
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
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拔惡

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袞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尋剝我梁宋天子以蠶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將軍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拔築自固

彼之望將軍其猶涕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畜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去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醫壽春唱頰上刷臺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鮮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斂不謹或伺候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

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勳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閣下閣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胡公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但諸將懼而前鬪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踴躍而推梓項而驅也若曰

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其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曰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勅上曰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給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

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為三陣既定則
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
給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
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
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
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
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
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
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
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
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寒諸侯之望奪群寇
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為則已為則必決死於
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慎出令拔奇士而已

上李太尉論北道軍事啟

杜牧

昔先王所以分蜀而帝者四州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
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以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
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以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
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言等當面策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由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
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在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
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宜見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
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暢且勿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
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
種落人素朴多狡於突厥絕此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
來漢南為霸旅之魂食草之實白髮驪驛之騎凋耗
已無漣酪皮毳之資饑寒日盡守命雜種藏跡陰山取

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三時去時來
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北戎已得要約同其氣勢同為侵
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
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
與之首尾久成則有師老並負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瘝
墮之苦示我秋之弱生姦謀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
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世迭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
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
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
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下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
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
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
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水小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

備大兵卒至必破馬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亦
駒驅馳難制不但何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因斃可一舉
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
野驚怖四奔莫知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
蠕種類歸降者二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公弱水西行
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
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
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
酒泉教射之兵以擊其誠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
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
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
於枕席之上豈寇於掌股之中執輻懸餅湯沃暍雪一

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水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又虜
為長然出為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點夏令討
迴鶻伏以點夏起於別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
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敵況示之
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
穀豐熟可以瘞一玄玉於常山子遣人於河隴顧茲疲虜
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
兵形盡見按璫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
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
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
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
任感恩

唐文粹卷第八十下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四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箕蔡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

論禮答王績書

杜之松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昌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
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為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
未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
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
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三義論云九六有二
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
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
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
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
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
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
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
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
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未於學
而慶云云也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二易者則諾若易
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

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
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
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
濤宗元白

荅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侍故情庶迴高躅豈意
原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
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入境
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籍白
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
僕憑籍國恩監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
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
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

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
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茶師子夏雖齊桓德薄
五行無疑雖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
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
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
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答杜君書

王績

昨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
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新但先人
遺言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修
中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
正服之續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如其半焉豈非義者
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固極

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士心有何惟焉至如父為嫡子獨施
斬服蓋以所承者重也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
於庶子已不承尊雖古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為服斬義亦
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
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
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為祖父繼之為大宗
此百代不遷之宗也且父為禰禰繼之為小宗此四代
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為其長子斬乎為四宗
之祖亦得不為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
子之義施此而已自去漢已來家国道廢雖有其禮將
安所行逮乎晉宋中百小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
之序知何以明故僕生也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
古且今可行於今以公之對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

而尚有其名故以始也入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
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
亡朝遷市變譜謀存存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
私室至如冗冗耕者彼心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
及於宗庶之事乎此上口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
有何不可而乃疑乎云云若夫妻之道誠為義合而家道
之睦斯為首焉故傳一口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
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
妻也葦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
議故曰妻者齊也一而月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
道終喪而嫁弃婦之至我也違道弃義又何述焉苟全道
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為當矣
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

禮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臣夫妻俱以義合
而妻為正服臣為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
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
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於斯此其
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為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
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
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愚者而忘其臣妾
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
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
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
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
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而石碯不能存其子
情不害義我宮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

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者我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也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替疑至如二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若大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其音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暮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暮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哀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已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已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已子之妻矣輕陳

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祇送王緒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恠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遂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終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死乎事者無二故乃

挽引彊為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一為嘗讀國語病其文
勝而言者好恠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
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
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訛怒輒乃黜其
不臧究世之謬凡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
曰快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
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
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以別白中止
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
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為書者豈
若是據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
也非以據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為是書

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
言況不敬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
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
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
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前人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
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
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
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
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已來
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
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覩白日之正中也足

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恠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穿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蝨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爲唯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

以汚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定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可采正聲鏗鏘照燭真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斁其盛甚盛但根本不稱獎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致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商人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去文章不阿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顏公之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心而職命所拘不能不
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不于九年暴于四方為
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
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竊文字而猶力不足
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儒以不愧於心乎昨休沐
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
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
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覲然以序引奉煩者
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來為子
孫秘藏非敢效太冲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
鴻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
第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
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

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腑沒齒無
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
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中肅殺揄揚弘大務
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冀盡去過談方敢受
賜耳故更部李貞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
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
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閣下良規非止於自
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鑒鄙人每以逐臭
况之今又遇閣下此依妻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
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均也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
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細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

鼻

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
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
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挹讓周旋之體於鬢眉口
印卑得喜怒慘舒之分以心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
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噉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
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
沒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謂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
將東為宋魚魯一惑涇田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
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山以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
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上日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魁
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
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
下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

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一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
國萬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
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
古學矣大夫銜命比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列主人寒天已暮閭燭之下應
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夫非
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
冰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四

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五 摛二十首

吳興姚

鉉

暴

論史

答孟判官論宇文

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軻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

書

王績

答王績書

陳叔達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

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即中書

一摛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答孟判官論宇文

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

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脩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於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寔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魏也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畫口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脩春秋則編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遠遼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為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

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脩廢起滯以論天人
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
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
教以一王法使揚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
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
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
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
則聖人不復脩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
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
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
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
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夫苟知
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吾子乎

哉宇文生近之公夫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
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
道德之奧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
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
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
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
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字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
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
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
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為難
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予人之態能遺其金黃

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
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
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智者矧
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其固無也有恨群居時
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
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耳不嗛嗛於內若飲者
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如
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大先此二十年予方去
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嶽峯于
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迫也志且未決適遭天
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豈如
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
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不揚於人若且死獨不

畏聖人之經戒

伴立身揚名之意耶嗚然而恐震駭且

父曰微天子吾

幾得罪於聖人矣意聖人之言天戒也

天戒何可違乎

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

三苗踰柳而南

以滇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

揚生揚生以傳

曰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

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特而求之求之必謀

吾所傳不失其相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丘明公羊尚毅梁赤若迴環在坐似假生之口以

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弄金口木舌料以卒其

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

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

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

筆硯間耶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

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為尚偃執史筆者人人自
以為遷回此愚所以憤懣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
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
其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
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
言其工拙贊靈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二如拍掌予又
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
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
長之言予之石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
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別吾足
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史記耶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
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
孟三卷隨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

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太君之前曰真良史矣
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其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
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
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可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
耶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
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
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顛繆襲應璩王
沈傳玄茅曜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
皙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
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
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
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傳宰陸
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

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温子昇魏
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鄉崔子
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
柔岑文本言隨書有若王師邵王曹頰師古孔穎達于
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鄭公房梁公
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揚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
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
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
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聞
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
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耶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
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撥拾眾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
採蘄菲者無以下体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

以為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
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
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
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耶
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
臣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為相雜書萬卷
亦足以養高顯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
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
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
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

方士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
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紕之
於當代傳范兩家咄之於後葉令史司取士有倍東京
人自以為苟袁家自稱為政駁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
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荀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
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言室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傳爰自
近古此道不行史臣始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
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
公華於臺閣簿籍難目雖使居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沈僕限以中才安能遂之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
皆通籍禁門幽居力一重欲人不自見尋其義者蓋由杜

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
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一言始初成一字如貶言未絕口而
朝野具知筆末涵毫而措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廢權
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此無畏乎其不可三
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
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
史記則退處士而進效雉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
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
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
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
從焉在其不可四也摛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
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摠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
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

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鉉奮墨勤墮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司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允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此者伏見明公每沒沒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網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布懷知已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芒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勳刻鶴筆未獲麟徒一婢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若多謝間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成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冠東省堂壺負重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瑛步頓生光豐屋華椽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栖遲立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逢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麟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

當貽諸好事宜擬唯德以子孫方復固其絨滕嚴其局鑄
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
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
收撮漂零尚存數帙非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
亡兄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
無可憑採以此充思且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
三王績曰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以琴至頗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
雖承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郟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
曹鄣之音歷莖英之曲拜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
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
以絨滕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

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
謹依高旨繕錄馳送然僕班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
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
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
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
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衰敗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
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
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
下及馬迁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
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
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固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
郊裡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
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元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

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
貞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
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一因露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
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所核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
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
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
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叙致浮雜褒貶
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
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
貧救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
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嗚呼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核
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訢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
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貝良史馬古入去過高唐者

學王豹之驅遊惟渙者學藻繒之功竊惟隋氏之王
十六年成敗否泰日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
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
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特疇眷以塵清覽當
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
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且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
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
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
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至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充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拜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

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惇乱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沉沒且乱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

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
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
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由
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
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
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去行且
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
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他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
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無亦未
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
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

補累求罷去也以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
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
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
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
阨摧於時身卑一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
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罪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
耀于後故或往往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
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
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
衣定天下諸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
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
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
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
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
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
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
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
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
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
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
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
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
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
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
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

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
下親僕叙高愍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
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
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言之
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安龍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
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
幸無恠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實未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
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更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

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以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
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灰其益事無
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為
為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著退在職宜不苟過日時
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厲蕭索
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
墜太史遷言刑軻徵夏無且言不入將軍徵蘇建言留侯
徵盡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
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
竊自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游善逢故刑

部員外郎濟之子天寶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
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
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不為實介玄宗可其奏祿
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道經山致命輟行信宿以
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車于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
狀潛兆慮不得免乃偽瘖其口一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
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斌以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
斬首求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
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憂緒繼逆虜
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詎元帥府
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
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斬拜之受汚者
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

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而不者之所
不為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
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
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洛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
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
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
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
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
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
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為歌詩以美
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
蓑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
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

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
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史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
每寬其父之名不在乎中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訴司
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短小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
將不為驕閤之所排訶則以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
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白口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
與某游願得所寬之狀生口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
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工貝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
然諛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
安祿山必反即詐為齊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
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

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年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絲
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
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
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
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
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下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
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
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
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
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疆嗣海有繼

靜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
愈再拜

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